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民國史料叢刊

續編

0432

孫燕京 張研 主編

經濟·概況

海光經濟論文集



大象出版社

民國史料叢刊

續編
0432

孫燕京 張研 主編
經濟·概況

海光經濟論文集



大象出版社

宋春舫、蔡南橋編輯

海光經濟論文集

海光叢書序

民國二十一年秋，陳光甫先生囑予編輯海光月刊；海光月刊者，上海銀行同人，業餘之暇，或就讀書所見，或本經歷所得，隨意寫錄，期相切磋者也。予因約蔡南橋先生，共主其事，閱時稍久，積稿盈案，其中以關於銀行金融之文爲多，間亦論時事，譚文藝，旣以一行爲限，故非外人所見。敝帚自珍，棄之可惜，爰商張竹平先生，約四社出版部爲印單帙問世，雖性質不一，立論互異，而芟繁汰濫，擇別仍嚴，題曰海光叢書志成書之由也。四社戈寶權先生，亦助校閱，例得並書。

二十三年夏，宋春舫。

海光經濟論文集

第一集

目次

世界經濟恐慌中的幾個困難問題	宋春飭	一
未來之世界戰爭及其經濟結果的預測	宋春飭	一〇
技治主義	宋春飭	二六
再論技治主義	陳湘濤	三三
玩把戲中的美國	章植	三一
畢德門白銀協定之觀察	章植	四〇
一封書	資耀華	四九
統制經濟的ABC	輝	六六

一片統制經濟聲·····	輝·····	七九
銀行集中管理之成效·····	鄭健峯·····	八二
銀行採用科學分析法之效驗·····	鄭健峯·····	八二
銀行營業之分析觀察法·····	錢成新·····	一〇三
信用分析之研究·····	朱繼明·····	一二
近兩年來我國物價的趨勢·····	章 植·····	一三一
中國銀行業的危機·····	鄭人傑·····	一三〇
吾國經濟改造的根本問題·····	陳光甫·····	一三九

海光經濟論文集 第一集

世界經濟恐慌中的幾個困難問題

宋春舫

最近全世界都鬧着『不景氣』三個字。我們急急要問，究竟是怎樣一回事？四年以前，就是大戰以後的第十年，大家歡欣鼓舞，以爲大戰的創痕已經平復，雖着繁榮時期不遠了，尤其是在美國，大家都抱着樂觀態度；現在看來，他們的樂觀，實是過早了。至於當時歐洲的經濟情形，也覺得十二分的活潑，不料在這四年之間，土崩瓦解，一敗塗地，竟打破了這表面上樂觀的迷夢。繁榮時期，不是自己會來的；經濟基礎，也不是一時可以奠定的；要解除各國現時所處地位的困難，先得把經濟組織的每個部份——國家的或國際的——重新驗視一下。

全世界的不景氣，斷不會自然而然的減退下去，人們還得到處努力去研究。已有的經濟學

說和經濟政策，我們再不能毫無疑問的奉爲金科玉律，最高限度，牠們祇能作爲我們帶歷史性的一種參攷工具罷了。

歐洲大戰以來的經濟史，經過了四個很明顯的時期：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，是個物價上升時期。那時各國正忙着彌補戰後物質上的毀損，除了消費者的需要以外，最急迫的便是生產上的新工具。可惜這個現象，是曇花一現的。各國財政家剛剛吞了一粒『定心丸』，想做番整理工夫，情勢早不由自主的轉變了。最初人們痛定思痛以後，物質上的需要似乎很大，其實當初買了貨物，付不出錢，並不是不肯還，簡直沒有方法可還。大戰破壞了全世界的金融組織，有幾個國家，天天鬧着飢荒；也有幾個國家，有了生產工具而不能利用的。失業人數，飛一般的增加，同時物價却一落千丈。這便是第二個時期的開始，是個失望時期。德國和法國總算勉強掙扎了一下，但是在金融上和工業上，各個國家都緊縮下來。所以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年，人們所見的世界，並不較戰前好了些，反正剩下許多不曾解決的問題，急待解決。

一九二四年以後，這是第三個時期，多數國家，又慢慢地跳出了這個陷阱。國際聯盟所主持

的幾個大運動，居然成功。各國迅速地應用新發明方法增加了生產上的效率，無論在工業或農業方面，都因節省人工而減低了生產成本，於是『合理化』新術語，便應時而生，來作為這種經濟上新組織的名稱。『合理化』這句話，本不單指機械技術上的進步，同時並把工業全部組織改為合作單位，限制個別競爭。用了這個方法，然後可以充分利用新機械，新技術——生產的標準化，把生產能力，提到最高限度；工廠的專門化，省却個別競爭中的浪費。德國就用這個方法來補救他戰後破碎的工業。歐美以至於全世界，也完全往這條路上走去。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，一時充滿了新希望，新生命，幾乎沒有一個人敢出來否認這是個復興時期。

然而在那幾年中間，各國也自有各個特殊的困難，例如英國失業問題依舊不曾解決，尤其在出口工業中，尤其在一九二五年恢復了金本位以後。要知道恢復金本位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物價高，工資高，在在使英國不能在海外和他國競爭；新興國家工業上的發展，改變了世界市場的形勢；歐洲更有高的關稅，真是壁壘森嚴；在這種情狀之下，英國雖恢復了金本位，却不敢自信有恢復戰前盛況之可能。在美國也早就覺得農業社會購買力的減退，鄉民不斷地由農村遷移

到都市中來。工業上生產力的增添，反而減少了勞工的需要。『合理化』可以節省勞力，工人自然無工可作。在理早該限制生產了，然而美國却絲毫不曾注意到這些危險的暗示，只是勇往直前地做去，從極端自信，而至於完全失望。

果然，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的復興時期，在美國的銀行街上，暴露了牠的弱點。美國一九二九年秋季的大恐慌，逐漸蔓延到各國。一九三〇年秋夏之交，美國已有難以收拾之勢，一到年底，全世界的經濟基礎，全在那裏動搖。這便是第四個時期，經濟恐慌時期的開端了。

以上簡略地敘述戰後幾個經濟上的大變動。我們所要問的，乃是怎樣去分析這些現象？裏面究竟包含着那幾個重要問題？

人類經濟上的活動，其實只有一個目標——就是增進人類的快樂。沒有這個目標，經濟活動便沒有意思。有人或者要說：經濟活動，在『求最大的財富生產力』。這一句話，應得修改一下。第一，也許人們愛物質上的財產，不如愛精神上之閒適；第二，更不該把製造物質財富時候的環境，一概抹煞不提。工作的本身是善的，人們沒有工作，自然是很可憐。可是有些工作，確是無趣味

的，甚至於使人們感覺到極端的痛苦，所以經濟組織，不當僅以製造財富爲能事，同時也當注意製造財富時候的環境，總得比較快樂一些，而不是僅僅只有疲勞，厭惡，與嚴酷的束縛；否則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？

所以我們從三方面去觀察現代的經濟組織：現代經濟的組織，究竟能不能供給人們所需要的充分生產力？有沒有給人們以相當的閒暇？不論其爲工作，爲閒暇，究竟增進了人們的快樂沒有？

在一般人看來，以爲定要在獲得物質上的需要以後，才可以講到閒暇。這一說是完全不確的。西方人常常批評東方人懶惰，不像他們的努力。可是現代的西方人，也不像上一代的勤奮。十九世紀是個工業革命時期，唯一的教訓在工作，給予人們種種的訓練，以求其適合於機械的工作。現代却不然了，在工業化的國家中，工人們處處要求着享受閒暇的機會——要求着短的工作時期。十九世紀做着十小時一天，一降而爲九小時，再降而爲八小時，八小時的工作，現在已經成爲天經地義了。以後也許要求更優逸的待遇——七小時，甚而至於六小時，當然在適宜的經

濟制度以下，只要人們生產能力不減低，也許竟會有實現的一天。

工作時間長短的規定，並不是測驗工作成績最好的方法。工作的努力不努力，不定在時間的長短。用機械來製造，原有兩種相反的結果：在一方面，機械替代了人力，凡是從前用手的，現在都用機械了，並且可以做人力所不能做到的事情，這是機械的唯一長處。在另一方面，機械增高了生產的速度，管理機器的人們，實在趕不上。近來『合理化』運動的生產速度，尤為可驚。在從前手工時代，人們只是按件做工，工作快慢，可以自主，和雇主利益沒有多大關係。有了機械，就不能那麼自由了，機器是件值錢的東西，所以機器的主人，定要十足地去利用，以求掙回他的資本。機械十足開動，管理機器的工人，也得跟着趕上去，所以工作快慢，不由工人自己作主，須由機器速度作主。並且在十九世紀以後，工資一天增高一天，要出品便宜，自然不能不增高工作速度。美國的工資最高，所以機械化更快，於是有工團的組織，以求限制無情機器和血肉之軀競賽速度。請看美國福特汽車廠，工人們那有自主的能力，工人們趕不上機器，只有出去另尋生路，因為全廠都在緊張之中，一個工人的懈怠，足以影響全廠。要得到這樣的工人，自然不能不出高的工資。

所謂高的工資用鐘點來計算固然很高和工作的緊張相比，却又未必盡然。而且這樣緊張的工作，也只有年輕的人才能去做，工人過了四十以後，再也經不起這樣的勞苦。這個年齡問題，從施行『合理化』的國家，像德國和英國的失業表中，便可以看出來了。所以在工廠設計方面，如何可以減輕人們緊張的痛苦，是個尚待解決的重要問題。

工人們現在正要求着閒適，教育程度的提高，和運動上娛樂上的種種便利。這些要求並不一定是希望怠惰的結果，却是一種對於『非經濟』的價值的新認識。價值既須重新估定，我們現有的經濟組織和工廠管理方法，自然也當改換。在這裏有人要跟着問：這個價值上的改變，對於世界，究竟好不好？我們的答案是：凡能增加人們的快樂，當然好的。然而也有人出來反對，以為這是得不償失，徒然減削了人們努力工作的原動力。所以一方面，資本主義者想在這減少工作時間的範圍內，督率着工人們，去努力工作，補救一切損失；而其他方面，共產主義信徒，想另尋一種替代的原動力——團體的原動力，使工人們努力地工作。

其實世界生產能力，並不因工作時間的減少而減少。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的恐慌

時期以前，世界生產總額增加得很快。據國際聯盟的統計：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九年，世界上食品原料之生產額，增高了百分之十七，而人口只增加了百分之六；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，產額又增了百分之十一，人口增了百分之四。這單就食品原料而言，製造物品比較上不易計算，但從情理上推測起來，應該比食品原料更快。因為生產技術上進步，既然減少了煤和原料的消耗，其餘浪費，當然也都減至最低限度，那末，製造物品焉得不增呢？

試看各國工業生產指數，更可以證明這一句話是不錯的。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，加拿大增高了百分之五十四，波蘭百分之三十八，法國百分之三十，英國最少也有百分之十三，便是蘇俄，從最低的水平綫上，也增加了一倍。

但是只見生產之增加，而不見工人人數之增加。各國工人的生產能力，自然比前高多了，據英國的正式調查，每個工人的生產力，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九年，增高了百分之十一；美國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五年，增高了百分之二十五。失業工人，反見其多。所以如果不顧市場有無的話，集科學專家於生產之一途，在短時期中，生產定可再加一倍。除了東方諸國外，各工業國可

以利用着科學上的發明，去改良生產，增加生產。然而困難不在生產之不增，而在生產之過剩；不在技術之不精，而在市場之有無，這正是難題的中心。

我們如果能解決上述的難題，那末，世界『不景氣』的現象，可以消滅；人類快樂，可以增加，但是……談何容易！

（二十二年十二月）